

漫遊意大利

山野蠻人

2006年6月15日 — 烏迪尼 (Udine)

以前鮮有機會來趟歐洲，可短短一年之內竟三度遊歐，逛遍大半個歐洲，去年夏天與兒子從倫敦一路暢遊到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然後二進維也納北上捷克的布拉格。巴黎的羅浮宮稀世珍寶氣勢非凡，維也納的歌劇院高貴典雅繞梁三日，瑞士的提特里斯雪山湖光山色人間天堂，都還歷歷在目；特別是夜幕中布達佩斯的多瑙河，在遊輪之上醉觀兩岸萬家燈火，其景其境如夢如幻。可惜當時不是忙著與兒子湖邊對飲海闊天空，就是與朋友把酒言歡一醉方休，沒有時間寫些什麼，時間一久，也就懶得動腦了。

這次本想哄兒子再次同來意大利，跟這小子出遊大有好處，他會翻箱倒櫃查找資料，然後再引經據典安排行程，並現學幾句當地的問候語及日常用語以備急用，當老爸的倒也省心，除了刷卡付帳，其他可以一概不管，可這小子最後卻選擇與天文俱樂部的同學到印尼看星星月亮。老婆大人為了老么小學會考，再次放棄夫行婦隨，老婆大人的高風亮節實在是令人感動，去年已錯過一次，那是老二會考，老二平時的成績差強人意，最後會考的成績竟連老師也跌破眼鏡，也許是與暑假惡補有關吧。現在的孩子真可憐，小小的年紀就被灌輸多多的學問。可有幾個孩子對書本真有興趣？想想兒時，最大的快樂便是上學了，上課時不搗蛋就是三好學生，放學後不是捉迷藏就是打群架。

烏鎮本不該翻譯成鎮，可蠻人以為譯成烏鎮倒是十分貼切。此地乃意大利東北部省份的首府重鎮，城市不大，十來分鐘可以逛遍城里大小角落，既無名勝又無古跡，初來乍到甚覺無聊，幾天下來悠哉遊哉則慢慢體會到個中滋味，建築物都有些破舊，石條鋪成的街道既不平坦也不寬敞，但卻相當淨潔，城里住家喜歡在窗前擺上各種花草，遠遠望去，倒也賞心悅目。街上行人表情平和悠閑，走起路來不緊不慢，人群最多的地方就算路邊酒吧，男人女人似乎都喜這杯中物。說起烏鎮，竟與雲南麗江有幾分神似，只是只有一條小河罷了，也沒有多少商業味道。

據說這裡平時有很多奧地利和德國訪客，最近因世界杯緣故，這些常客都去看球了。讓我驚奇的是這裡的人們對世界杯沒有絲毫狂熱，前晚用餐之時，恰逢電視直播意大利對岡納，意大利隊進球時，人們竟然懶得哼上一聲。提起足球，蠻人便有一肚子的氣，上大學時也曾跟諸多憤青一樣，每逢中國隊贏球，便上街傻喊沖出亞洲走向世界，沒想這一喊二十多年了，中國隊連個影子都不知在哪。也曾經漏夜跟蹤中國隊幾場比賽，每次都讓人傷心絕望，看看爺們個個都像吃了偉哥似的，折騰九十分鐘下來就是不射。





烏迪尼

今日從早到晚布道下來，我在烏鎮的任務也算圓滿了。這個所謂的國際中心也算是神通廣大，竟然連哄帶騙弄了三十幾個來修道，學員大多來自歐洲各國，一小部分則從南美洲遠道而來。與出家人開壇布道相差不到哪里去，授課的內容取於自己的新著，算是駕輕就熟，十幾年的執鞭生涯，嘴皮磨薄了，臉皮卻厚了，這張嘴應該還管用吧。哎，還不是為了化點齋錢給接下來的行程添些酒肉。其實，所謂的教授和所謂的和尚也都不易，也食人間煙火呀。

2006年6月17日 — 威尼斯 (Venezia)

從烏鎮坐火車往西南兩個鐘頭便到威尼斯島上。威尼斯呀威尼斯，聽說你水多但沒想到有這麼多，大渠小流星羅棋布，遊客也多。記得第一次聽說威尼斯這名字是當時準備出國留學時讀了幾本莎士比亞小說的簡縮版，其中就有一本描寫的是威尼斯商人，內容早都忘得一幹二淨，威尼斯這名字倒是記住了，這次漫遊意大利，就選她作為其中一站，一是緊挨著烏鎮，二來她的名氣也大。到了威尼斯，方知當地人真的除了經商做生意外，別的其實也沒啥可做的。

幾天在烏鎮既聽不到說漢語的也極少見到說英語的，一下火車，碰上許多說英語的遊客就像見到遠親似的，都有點親切的感覺，今天在聖麥可廣場上倒是見到一批又一批的近親（說中國話的）和表親（說廣東話的）。在意大利旅遊有個很不便之處就是當地人沒有幾個會說英語，就是在餐館和酒店里大多的時候都得通過指手畫腳來溝通。原以為憑著半吊子英語就可通行世界（說英語的美國是個超級牛國啊），想想就是癡人說夢。不過話說回來，成超牛者，光有強大的武力還不夠，更應懂得語言的侵略和文化的滲透，如孫子所言，攻心為上。現在中國四處開辦孔子學院，上上之策。但願有朝一日，時回大唐，普天漢語。哈哈，又在癡人說夢了。

一人獨遊威尼斯者，不是哪根神經出了問題就是存心跟自己過不去。遊威尼斯的人要是不坐下來喝上幾杯，那你是既對不起自己也對不起威尼斯。威尼斯的水就得配美酒，沒得商量。只要坐下來慢慢地口品葡萄美酒，耳聞悠悠樂曲，目送小橋流水，你便可漸漸地品出這聞名水城的迷人韻味。特別是當你聚神入定的時候，整個浮在水上的威尼斯都似乎跟你一樣飄飄欲仙，河中的大小行舟，街上的碌碌眾生都仿佛與你如同隔世。醉了？這時最好便是回酒店睡個好覺做個好夢。



威尼斯

遊筆至此不禁啞然失笑，前天剛從『小說月報』中看了一中篇，其中說到有兩個古玩家聚首在江南古鎮依橋酒樓，山珍海味自不在話下，兩瓶燒酒下肚竟覺得自己是『清明上河圖』中的人物，更叫絕的是其一章姓老玩家感覺自己就像西門官人，恨不得跳下樓去從街上拉個潘小妹上來繼續再喝。

2006年6月19日 — 佛羅倫薩 (Firenze)

從威尼斯坐上去羅馬的快車，四個多小時便到佛羅倫薩。選擇佛羅倫薩作為我意大利之行其中的一站，也是源於沙翁小說。你說這老沙到底是英國佬還是意大利人？寫的盡是些意大利的事，原本計劃的倒數第二站是那破里斯，也是老沙小說中的城市，在意大利南部，前幾天在烏鎮一中餐館夥計告訴我說那里極不安全，嚇得我臨時改變了行程。這次安排意大利之行，竟有意無意緊跟著沙老頭小說里的城市跑，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名牌效應吧。說實話，我對大城市極為厭惡，但羅馬我是必須去的，那是沖著天主教聖地梵蒂岡而去，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梵蒂岡是一定得去。其他大城市能免則免，像大都會米蘭，竟有兩支足球名隊，一定不是個好地方，免了。

佛羅倫薩坐落在意大利的中部，離西部海岸已不遠了，從威尼斯到佛羅倫薩要進入多山地帶，火車要穿過許多隧道，有的頭尾得開上十來分鐘，還以為到佛羅倫薩來可以看山。如果看了水又看山，不知有多麼寫意，遺憾的是佛羅倫薩附近沒有好山。其實要說看山看水，還是到瑞士，蠻人對瑞士的山水情有獨鐘，那是相當的如詩如畫，瑞士人也似乎特別善待大自然，他們的樓舍、農田及他們所畜養牛呀羊呀都讓人覺得是融入畫中的一部分，徒步沿著開滿山花的小道順著溪流而下，到了山腳下再來杯涼涼的啤酒，那感覺似乎都要成仙了。

遊佛羅倫薩真累，佛羅倫薩的魅力在於她的歷史和藝術，如果對歐洲歷史文化和宗教不甚了了，走馬觀花一趟下來意思不大，勉強有到此一遊的感覺罷了，累也就累在這點上，甭說歐洲歷史了，就是對中國的歷史蠻人我所懂也不多，打個比方吧，對南北朝混亂百余年，蠻人我就只知道有個本家後主叔寶老兄亡國之時還不忘抱著兩個美人一起跳井，瀟灑呀。佛羅倫薩曾經一定是個很漂亮的城市，酒店客房里掛著一幅佛羅倫薩古城圖，畫中的古城有一河穿腹而過，背面山丘起伏，四周牆堡環繞，城中教堂聳立。現在四周城牆不見了，河也很臟，雖然大多的城堡教堂以及河上的老橋都還在，但參雜了太多現代的東西，老街上和老橋上擺滿了地攤。說實話，佛羅倫薩能保存到現在這模樣已屬不易，市中心的許多廣場與十三、十四世紀畫中所繪的還幾乎是一個模樣。



佛羅倫薩老橋

佛羅倫薩曾經是歐洲文化復興的發源地，在歷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也曾被所謂的野蠻人統治過，且每本介紹佛羅倫薩的書都要提起這段歷史。為什麼要稱統治過他們的外族為野蠻人呢？不野蠻的人又怎麼會去侵略他人呢？成吉思汗野蠻嗎？八國聯軍和小日本鬼子呢？世界上

的民族都差不多，被別人野蠻時都特委屈，愛好和平是所有弱者的共性，看看人家美國佬，人家就很少說自己是和平愛好者，人家自稱是和平締造者，揍扁你也是為了和平，牛呀。

歐洲的文化都和教堂分不開的，下午參觀一大教堂，始建於十四世紀，地下室中已經躺了眾多教主，可到現在都還沒完工，估計按這樣的速度下去，再建上幾百年也完不了。幾年前在西班牙巴塞羅那參觀過由戈迪老兄設計的一聖母大教堂，一百五十年下來才建了一半，原本以為他們只是為了吸引遊客在那里磨洋工呢，現在看來是冤枉他們了。俗話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應再加一個千年樹神。要說這造神，還真的需要時間，匆匆忙忙造出來的神，大多是牛鬼蛇神。

這慢有慢的好處，慢功出細活不說，還可以培養有權人的耐心，就是有些教主想急功近利或想搞個形象工程的，那是門也沒有，沒人跟你急，你要是想趕在某個慶典日之前完工，那你得提前幾百年計劃呀。這一慢還真不容易出現豆腐渣，想想若有了豆腐渣，這邊沒完那邊就倒了，成嗎？不過我還真是弄不懂為什麼非要蓋那麼大那麼高的大教堂？除了顯耀之外，我想不出有太多理由，大多的大教堂並無實用價值，就說今天參觀的大教堂，用來做彌撒的只是一塊小小的角落。若說因為高大就便於與神溝通，也有點太牽強，那不成了南美洲的印加人了？為了接近神靈印加人就拼命建造高高的金字塔，從塔尖進修些時日下來便是上蒼的代言人，可弄個部落首領當當，不但二奶成群，想生吃活人也行。

2006年6月21日 — 比薩 (Pisa)



比薩斜塔

比薩這一站可跟莎翁沒關係，原本打算從羅馬飛去馬其頓溜達一圈，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機票都訂好了，就是弄不到馬其頓的入境簽證，只得在佛羅倫薩和羅馬附近找個地方把這多余的時間給消磨掉，最後選上比薩是因為她的城小還有她的塔斜。從佛羅倫薩到比薩有條“特慢”專列，說它特慢，是因為列車不光逢站必停，沒站它也停，不知何故不時還要躺在半路上幹歇著，磨磨蹭蹭全程兩個多小時。比薩已快到西部海邊了，城市不大，遊人也不多，步行穿城也不過二三十分鐘，與我記憶中老家的老縣城大小相當，城中建築都至少有好幾百年了，但城牆保護得相當好，四周城牆幾乎都在，與大多城市一樣，也有條河把城一分為二。

比薩城沒有新舊之分，城牆以外也沒有太多新東西，城里就更不用說了。我想這地方再幾百年也變不到哪里去，特別那斜塔，死活都不能倒，且照樣還得是歪的。說起來有些事還真邪，有時明明是壞的東東歪打正著它反成了寶，你說這原本有誰願意建一個歪脖子的塔呀？可是這塔要是不歪還有誰稀罕？自從伽利略這老兄從塔上扔下兩粒破球後，更是了不得了，連遠在中國的小學課本都印了這歪脖子，想不出名都難啊。想想現在還有誰願意把它扶正呢？只要不倒便就阿彌陀佛了。

這個小城與我記憶中的老家老縣城挺像的。老家的老城，城牆早在革命成功後不久就全被拆光了，曾經也有一條小河流入城里，幾年前舊城重建，把整條河給封住，在原河上蓋了不少高樓大廈，原來的河便成了下水道。再後來索性把整個老城都給拆了，重建成一個不倫不類的新怪胎，記憶中的老城已是灰飛煙滅了。城邊也有一座七層石塔，是明崇禎年間建的，整座塔由花崗巖一氣呵成，塔的不遠處還有座牌坊，刻了一大堆聖上美言。這牌坊和石塔都是由明朝宰相葉向高子孫為顯耀自己顯赫的家族而建的，小地方能出只大螃蟹也真不容易，擺擺闊也不為怪。遺憾的是葉某在歷史上名氣不大，況且他建的塔又不歪，自然無法與這裏的比薩斜塔相提並論，好在這石塔和牌坊都尚未被拆。

順便提提，其實明朝沒有宰相，只有一班內閣大學士幫皇帝打理朝政。神宗萬歷為立太子一事與朝中大臣鬧了別扭，因眾臣不從，沒有結果，這皇帝老兒從此就不早朝，也不批奏章。葉向高入閣時，內閣中告老的告老，裝病的裝病，大家能溜皆溜了，唯獨這老兄不幸獨相八載。萬歷之後，他又再度被召入閣，正牌三朝元老，可惜一生沒啥大是大過，可書的東西不多。傳說他獨居相位時，會考出的閩籍狀元特別多。不久前汕頭大學一老兄為他寫了部傳，傳記似乎沒有印證有此一說。

2006年6月25日 — 羅馬 (Roma)

遊意大利如果不來羅馬，怎麼說都說不過去，就因為她的名氣大，所謂的條條大路通羅馬，夠威風的吧？雖然彼羅馬並非此羅馬，但它們畢竟還是血脈相連。古羅馬帝國就像當今的美國，

超級牛國呀，疆域橫跨歐亞非，後來實在找不到對手陪他們玩，他們就開始自己玩自己，他們物欲橫流奢華荒淫，他們建了臭名遠揚的鬥獸場，他們建了世界上最富麗堂皇最淫亂混雜的澡堂，硬是把整個超牛的帝國給玩完了。可以想象，當時的羅馬應該到處都是歌舞廳呀、桑拿城呀、按摩院呀，雖美名為健保場所，實為掛狗頭賣羊肉的，要不怎麼會兩下子把自個兒給玩完了？前車之鑒呀。

初來乍到對羅馬的第一印象還不錯，既沒有碰到小偷也沒有遇上騙子，一下火車打個的直奔酒店，先好好睡上一覺，然後再悠哉遊哉出來溜達溜達找個好吃的，出門在外已經很辛苦了，蠻人我從不虐待自己，多年闖蕩江湖，一貫堅持吃睡為先。下榻的酒店離穿城河僅幾步之遙，步至梵蒂岡也不過十來分鐘，好不容易在河對岸一個小巷里找到一家叫『甘泉』的中餐館，名字取得好，檔次也不低，朱姓老板隨和健談，飯菜相當地道，且有頂級洞頂烏龍，就沖著這好茶，這“甘泉”便成了我在羅馬這四天的甘泉了。



古羅馬鬥獸場

羅馬這幾天像火爐，要是頂著熱日在這裡烤上四天，不成意大利煎餅都難，好在吃睡大事已經解決，剩下的東奔西跑之事能省則省了，可唯獨有兩個地方省不得，一是古羅馬的鬥獸場，就是曾經不可一世及荒淫無度的古羅馬人留下來的廢墟，真不知道當時羅馬的皇帝們哪根神經出了錯，還是無聊到昏了頭，為血腥的獸鬥人，罄盡人力物力建造如此龐大的場地，害得多少奴隸和獅子成了孤魂野鬼。另一不得不去的是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天主教之聖地，羅馬教廷所在地，對於一個天主教徒，有機會朝聖意義自然非同一般。蠻人的洗名叫伯多祿，聖伯多祿即為聖彼得，耶穌的大宗徒，雖在耶穌受難夜天明之前曾三度背叛耶穌，耶穌還是選他帶領



聖教會，後出任羅馬第一任教皇，伯多祿乃從拉丁語直接翻成中文。曾有個班上的學生在他的博客中說我蠻人性格張狂不像個天主教徒，哈哈。

禮拜天是我此行羅馬的重頭戲，八點一到，手機的鬧鐘就把我叫醒了，難得無所事事，來意大利這些天我一直是遲睡遲起，早上不賴床到十點決不罷休（還是因為不想錯過那些免費的早餐）。今天偷懶不得，迷迷糊糊用完早點後便匆匆忙忙趕往聖彼得大教堂，到了大堂內方知已錯過九點鐘那臺彌撒，只好在旁邊聽彌撒邊耐心等待下一臺。也不知道走了什麼運，十點半的那臺彌撒竟然出來了二三十個紅衣主教，並另有二三十個神父陪同，能不激動嗎？我想我這輩子再也不會碰到這樣規模的彌撒了，甯說是紅衣主教，平時見到一個主教都已經不容易。雖然聽不懂拉丁語，但絲毫沒有影響我的興趣，與往常一樣，也只有當我下跪的時候才會想到懺悔，才會想到為遠在萬里之外的親人禱告。

彌撒過後，再借助語音解說儀把聖彼得大教堂內部瀏覽一遍，教堂內部大有乾坤，可以說是聖教會自聖彼得兩千年來的縮影，大教堂始於十六世紀建在聖彼得的墳墓之上，教堂的高高穹頂就在聖彼得墓的正上方。教堂內還有很多用來舉行各種不同儀式的小教堂和懺悔廳以及許多教皇的石棺，幾乎點點皆歷史。教堂的地下室則是更多已故教皇下葬的地方，自然不可以錯過去參拜去年剛去世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和聖彼得了。接著便是攀登教堂的穹頂，教堂的穹頂雖高、可實在值得一上，登高一站整個羅馬與神秘的梵蒂岡內部禁宮便盡收眼底，其勢其觀難以筆墨。當我感覺得到餓的時候已是下午快五點了，一旁的藝術繪畫珍品博物館只好免了，留點遺憾吧，也留點理由給下一次。



梵蒂岡聖彼得廣場

對我來說信奉什麼宗教是沒有太多的選擇，是家傳的，雖我本人對什麼道呀禪呀也頗有興趣。據說本家族信仰天主教已有十幾二十代了，天主教最早傳到福建是明朝的事，且與前面提過的明朝相國葉向高有關，明天啟年間，葉士歸福建，半路遇上一意大利傳教士艾儒略，兩人相談甚歡，便邀他前往福建傳教，窮鄉僻壤的相國老家自然便成了傳教士的布道之地。我們家族則是從清乾隆年間開始信奉天主教，到了曾祖這一代，我曾祖把他的一女一男，即我的姑婆和叔公先後送去修道，後來當了修女和神父，他們二位都還健在，一個九十六歲一個九十歲。其實是我叔公保羅神父，平常跟我閒聊時都會給我灌輸一些宗教知識及梵蒂岡聖教會的歷史典故。

說說我叔公陳之祿神父吧，因為他一人在這羅馬拿了兩個博士。他從小資質過人過目不忘，四書五經，一遍便可倒背如流，十八歲由香港修道院保送來羅馬神學院深造，二十二歲獲神學博士，依羅馬教規，神父須年滿二十五，但教皇特別恩準祝聖他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年輕的神父。由於時逢二戰，他被迫滯留在羅馬，閑著無事，他二十四歲又拿了個法學博士。他還精通好幾種方言以及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語等。當他乘船從羅馬回國之時，恰逢國內革命成功，大批神職人員被逐出境，最後幾經輾轉選擇去了美國與同是流亡的南京大主教于斌紅衣主教在紐約一同創辦了中美聯誼會，其宗旨乃四處遊說美國名流及天主教辦的大學資助華裔留學生，蠻人和內人便是受益者之一。

2006年6月30日 — 安可納 (Ancona)

終於到了這次意大利之旅的最後一站，東中部一個依山面海十分宜人的小城市安可納。剛入住酒店不久，就碰上意大利隊在世界杯八分之一半決賽中最後一分鐘以一個點球小勝澳鼠隊，整個城市就像瘋了一樣，球迷們高舉國旗開著車四處亂闖，有的在路中設障攔車狂歡一番，惹得眾多遊人住足圍觀，這小城市也許很難得能有這麼熱鬧，瘋狂吧，意大利！希望你們可以一直瞎折騰到底。

一圈下來已把蠻人我這把老骨頭累得夠嗆，該玩的也都玩了。這最後一站可是公務在身，這所謂的國際會議的規模不大，會場設在本地唯一的一所大學里，設備甚為簡陋，大熱天沒有空調，差點沒把我給熱昏過去。現在大多的國際會議都是相當的無聊，真想不到這小小規模的會議竟有四五個分會與我目前研究的無人駕駛飛機課題有關，但每天的主題報告實在是差強人意。

蠻人這所謂的意大利漫遊也就到此打住了。樂不思蜀逍遙間、齋鉢袈裟歸廟時，雲遊出家的該回家了。